

眉眼

运河在城边打了个兜,波光滟滟,如一弯眉眼,静静地卧在初春二月里。

河湾水缓,阳光透进,一湾水就变得暖和。鱼奔暖处,各色鱼汇集过来了,在水底仰着头,望太阳,也看一抹抹闪来闪去的影子。

闪来闪去的影子是观光客。运河有好景,特别是一弯眉眼处,水好,两岸风光好,更好的是一道道桥,斜拉的桥,如一道道虹跨在河道上,桥影落在水中,细浪腾过,影子碎了,但随之又完好,变幻的过程犹如动态的画卷,极美。细心的观光客数了下,一湾水上,浮云般立了五座桥,桥桥不同,却向一个美处去。

观光客走走停停,把影子闪了又闪。也有影子不动的,不动的是运河的钓客。钓鱼吗?严格来说,他们是钓河,恋着一汪水、一条河呢。

钓客真的不少,一溜排站在河湾处,钓客明白,众多的鱼汇集在河湾的深水里,在这里垂下钩,是会有鱼咬动的。

老正是钓客之一,他牵着五岁的孙子奇奇把一道透明的线抛进了河湾里,河湾的水几乎是静止的,鱼线也就静静地停留,老正引导着奇奇,让目光黏在浮子上。

奇奇喜欢水边的风光,奇奇对什么都好奇,一棵探头探脑的绿草,一只飞近了鹭鸟,一个打着花跳起的小鱼……老正回答奇奇五花八门的问题,奇奇有的满意,有的还不认可,说爷爷说的不对。

鱼儿迟迟没有咬钩,老正就和奇奇说河的事情。老正说,这河水奇特了,既向南去,又向北往。奇奇不解,老正就说,这运河呀沟通了长江和淮河,长江水多就调往淮河,淮河水满再流向长江。

奇奇知道长江和淮河,奇奇刚去过武汉,大呼小叫地说,这河真通武汉呀?老正点了点头。奇奇沿着河岸跑,大声说:去武汉了,去武汉了。

有人提杆获鱼了,奇奇欢快地向提杆人处跑去,老正不放心跟着追上。是一条巴掌大的鲫鱼,提杆人边摘鱼边叨咕:好鱼,标准的野生河鱼。老正瞄了一眼,问:是长江鱼还是淮河鱼?摘鱼人也有趣,说:非得是长江淮河鱼,当地鱼不行呀。

老正牵着奇奇,一拍大腿,说:是了,也可能是当地鱼呢。

运河是刚竣工不久的河,运河走了一条叫派河的河道五十多公里,几乎把整个派河包容了进去。派河是条古老的河,河两岸沉淀了太多的历史,水走、人走、船走,当然鱼是它的老住户、原著民,派河通向大湖,湖中的鱼河中,河里的鱼也常去湖中。

老正和奇奇说,奇奇肯定是

听不明白,但老正还是说,说给天听、地听、自己听,听了心中爽快。

有些年派河快死了,水脏了,脏得没有水去洗,鱼也越来越少,少有的鱼,嘴里却含着难闻的气味。如今的河湾,也是派河河湾,过去的派河河湾是无鱼可钓的,如今好了,鱼在河底游,一排排钓者临风而立,钓上来还不知来自何方。

有鱼咬钩了,老正指给奇奇看,说:浮子一上一下,肯定是鲫鱼。奇奇兴奋,让爷爷快些起钩,果然一条鲫鱼活蹦乱跳上岸了。

奇奇问老正:爷爷,是长江鱼吗?奇奇一本正经,手拨拉着桶中的鱼。老正犹豫了一下,说:是吧,是长江鱼。奇奇又来了,说:爷爷,现在你必须钓条淮河鱼。奇奇老人精样下命令,老正高兴,说:好,好!

鱼真多,不久老正又钓上来了一条,是条通体黄色的鲇鱼。奇奇捧在手心,说:唉,淮河,你的嘴好大。鲇鱼大嘴巴,或许它真的来自淮河呢。

第三条鱼,奇奇说,要钓条派河鱼。这次等的时间长,有咬钩的,提杆脱钩,费了不少的劲,终于将一条红鲤鱼拽上了岸。哇,红色的鱼,奇奇又蹦又跳。

桶中有了三条鱼,三色,银白、通体黄、鲜艳红,奇奇不怕冷,捧起银白色的鲫鱼说是长江,拿起红色的鲤鱼说是派河,拎起通体黄的鲇鱼说是淮河……鱼扎腾,激愣得奇奇一头脸的水,奇奇“咯咯”笑。

奇奇玩得欢,老正在一边乐,钓鱼不为鱼,鱼从水里出浴,心随着飘逸。三条鱼还真是来自三条河?可能性大。运河从江淮分水岭穿过,将流向两个方向的水归整了,统一的向一个方向流,派河受益,长江水流来,淮河水也流来,河湾停泊的鱼就南腔北调了,如运河上的船舶南来北往,在码头停泊,卸载丰富的货物。

老正心潮澎湃,突然就吼上了一嗓子:好河呀,河运物来,一河的鱼蹿跳。老正的吼,赢得一河的叫好声。

太阳金子般洒下,老正对奇奇说:我们把鱼放了吧。奇奇张开小手,太阳在奇奇的小手上浇来浇去。奇奇说:我来放,我来放。奇奇捧着鱼向河里放,边放边说:银色的是长江,黄色的是淮河,红色的是派河……爷爷,爷爷它们不见了。

放送的鱼游进了河湾深处,河的眉眼更加鲜活了。

河景

河宽阔了,水清澈了,丁三的船却上岸了。上岸的船和丁三,只能眼望着—河水汹涌地奔流,激起一朵朵的浪花。

丁三和他的船是被一座座凌空的桥代替的,起先河上没有桥,丁三的船就是河的骨头、河



月光城 小小说

张建春小小说一题

的桥,丁三领着这桥,将一拔拔南来北往的人渡来渡去。

丁三一句“开船了”的声响荡气回肠,船在丁三篙的指引下,将船头指向对岸,风大浪大也不怕,丁三的撑杆是一把稳稳的舵。

小渡口丁三坚守了多少年?周边人都记得,丁三上船时口边无毛,撑着撑着就把胡子撑白了,一头黑发撑成银丝了。

小渡口可是个要紧的地方,河南小城,河北是乡村,乡村人进城,城里人去乡村,不经渡是过不去的。小渡口说不上多忙,但丁三的嗓子整天是沙哑的,“开船了”,一天不知要喊多少遍,不过丁三喜欢沙哑的感觉,喜欢将沙哑的嗓子喊亮。

渡船也就是一叶小舟,浅浅的,一次渡上十来个人,安全重要,丁三不愿满载,更不敢超载,河不宽,大不了多撑几个来回。丁三撑了几十年船,没出过事故。丁三有着好口碑,过船交费,一天只收一次,来回个十次八次也就收一次。丁三记得?丁三不记的,全凭良心。

丁三不在乎钱,喜欢河,喜欢和自己相伴多年的小舟。丁三天一亮就到渡口,提水擦抹小舟,之后等待渡船人,中午家人送上一口吃的,一直要到天黑尽了,丁三才回家,喝上一口小酒,美美睡上一觉。刮风下雨下雪天也如此,船上有小小的舱,蜷曲着能让丁三躲住身子。

丁三在小渡口几十年,对小舟下的河就了解得多了。河叫派河,一条九曲十八弯的自然河,却历史悠久,人逐水而居,小小的河搬来了村庄,搬来了城,搬来了过去,也就搬来了今天。有水就有了河,有河就有了游动的鱼,顺着鱼的游动,能找到源头,更能找到归宿。派河的源头是一岗地,而她的归宿却是一方大湖。

派河还是有脾气的,汛天常狂躁地让自己变得粗糙,不讲理地撕裂河堤,将水铺天盖地地倾泻。丁三经历过一次次派河发脾气的情景,丁三撑一叶小舟,此时,小舟如一片树叶,而丁三就像一片树叶上的蚂蚁。当然这时的渡口已不再是渡口,洪水天也没有人涉渡了。

渡口不是渡口还有个日子,天大旱,派河的水浅在底里,小舟托浮不起,人要过河踮起脚尖就过去了。丁三和小舟都滞在了岸上。不过,丁三还是天天到河边,丁三要救助一些小鱼,丁三将船舱注满了水,把奄奄一息的小鱼放进去,丁三自信得很,河还将是条河,旱会过去的。河水流起,小鱼不就活水了吗?

让丁三意外的是传了许多年修运河的事,说干就干了。运河是条大河,在长江、淮河间

挖条江,了不得,派河加宽、加深是运河的一部分。

丁三本以为派河的渡口还可以延续几年,没想到的是“扒”河先建桥,建桥又像说着玩的样,一座便桥一个月搭成了,河上的大桥也吹气一样,一天一个模样。

便桥一搭好,小渡口也就不起作用了,南来北往的人往便桥上一站,目光和身子就一便渡过去了。

丁三心有不甘,仍把小舟泊在小渡口的河水中,盼着有人经舟过渡,让丁三遗憾的是人喊也喊不来,倒是有几只翠鸟把舟当了树枝子,栖在上面,看样子是想在上面筑巢了。丁三黏着渡口,实在是舍不得这起风生水的地方。丁三暗暗落泪,但又深深责怪自己,如今的运河多好,小渡口算个啥!

运河修得好快。丁三“扒”过河的,可是千军万马手提肩挑,现在不同了,也不见上多少人,挖掘机、推土机、挖泥船,挺胸凸肚地荡过来荡过去,一条大河的模样就出现了。

运河试通水了,水是从长江调往淮河的,派河水倒流呢,过去派河水是流向长江的。丁三站在小舟上,小舟第一次向过去的派河上游“淌”去,逆流变顺流了。丁三突然有了冲动,跳进水里捧着小舟流呀流。

丁三在河里咬牙切齿,还洪水,还干旱,还敢吗?不敢了,运河可是既防洪又抗旱的,确保旱涝包收呢。此刻,丁三不再为小渡口消失而痛苦了。

小渡口还真的没消失,运河打造百里画廊,策划者走访调研,碰上了丁三,丁三叨叨絮絮说渡口,策划者脑洞大开,设了一景,这景就是小渡口。策划者得意,击掌而歌,留住乡愁,乡愁哦。

小舟上岸,小渡口还原在河滩绿地上。舟边插一篙,一铜塑的老人立舟头吆喝:开船喽!

丁三常倚在舟头的铜像上,听—运河的船声鱼声水声车声吵吵闹闹。来来往往的游客和上岸的渡口留影,也把丁三拍了进去。

